

悲惨世界

外国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雨 果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Y6
:3
C-1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64B-3
悲 惨 世 界

(三)

[法] 雨 果 著

秦建远 译

有
本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著;秦建远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悲… II. ①雨… ②秦…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2 号

悲惨世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七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一辆车子和乘车人在路上的情形。当这车子走进阿拉斯邮政旅馆时，已快到晚上八点钟了。乘车人从车上下来，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旅馆中人的殷勤招呼，打发走了那匹新补充的马，又亲自把那匹小白马牵到马棚里去；随后他推开楼下弹子房的门，坐在屋子里，两肘支在桌子上。这段计划六小时的路程，竟费去了他十四小时。他扪心自问，这不是他的过错；然而说到底，他并没有因此事而感到焦急。

旅馆的老板娘走进来。

“先生在这里过夜吗？先生用晚餐吗？”

他摇摇头。

“马夫来说先生的马很累了！”

这时他才开口说话。

“难道这匹马明天不能走吗？”

“呵！先生！它至少也得休息2天才能走。”

他又问道：

“这里不是邮局吗？”

“是的，先生。”

老板娘把他领到邮局去，他拿出他的身份证，问当天晚上可有办法乘邮箱车回滨海蒙特勒伊，邮差旁边的位子恰好空着。他便定了这位子，并付了旅费；

“先生，”那局里的人说，“请在早晨 1 点钟准时到这里来乘车出发。”

事情办妥以后，他便出了旅馆，向城里走去。

他从前没有到过阿拉斯，街上一片漆黑，他信步走去。同时他仿佛打定主意，不向过路人问路。他走过了那条叫克兰松的小河，在一条小街的窄巷里迷失了方向。恰巧有个绅士提着大灯笼走过。他迟疑了一会，决定去问这绅士。在问之先，还向前后张望，好像怕有人听见他的问题。

“先生，”他说，“劳您驾，法院在什么地方？”

“您不是本地人吗，先生？”那个年老的绅士回答，“那么，跟我来吧。我正要向法院那边去，就是说，往省公署那边去。法院正在修理，因此暂时改在省公署里开审。”

“刑事案件也在那边开审吗？”他问。

“一定是的，先生。您知道今天的省公署便是革命以前的主教院。82 年的主教德·贡吉埃先生在那里面盖了一间大厅。就在那厅里开庭。”

绅士边走边向他说：

“假使先生您要看审案。时间或许稍迟了点。平常他们

总是在六点钟退庭的。”

但是，当他们走到大广场，绅士把一座黑乎乎的大厦指给他看时，正面的四扇长窗里还有灯光。

“真的，先生。您正赶上，您运气好。您看见这四扇窗子吗？这便是刑庭。里面有灯光。这说明事情还没有办完。案子一定推迟了，因此正开着晚庭。您关心这件案子吗？是一桩刑事案吗？您要出庭作证吗？”

他回答：

“我并不是为了什么案子来的，不过我有句话要和一个律师谈谈。”

“这当然就不一样了。您看，先生，这边便是大门。有卫兵的那地方。您沿着大楼梯上去就是了。”

他按照绅士的指点，几分钟以后，便走进了一间大厅，厅里有许多人，有些人三五成群，围着穿长袍的律师们在低声谈话。

看见这些成群的黑衣人站在公堂门前低声耳语，总是件令人害怕的事。从这些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话，是很少有善意和怜悯之心的，他们口中吐出的多半是早已拟好的判决词。一堆堆的人，使这位心神不定的观察者联想到许多蜂巢，窠里仿佛全是些嗡嗡作响的妖魔，正在共同营造着各式各样的黑暗的楼阁。

在这间广阔的厅堂里。只点着一盏灯，这间从前主教院

的外客厅，现在作为法庭的前厅。一扇双合门正关着，门里便是刑庭所在的大厅。

前厅异常阴暗，因此他放胆随便找了个律师，便问，

“先生，”他说，“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审完了。”律师说。

“审完了！”

他这句话声音说得非常大，律师听了，转身过来。

“对不起，先生，您也许是家属吧？”

“不是的。我在这里没有熟人。判了罪吗？”

“当然。一定要判罪才算结束。”

“判了强迫劳役吗？”

“终身强迫劳役。”

他又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说：

“那么，已经证实了罪人的正身吗？”

“什么正身？并没有正身问题需要证实。这案子很简单，这妇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杀害婴孩罪被证明了，陪审团没有追查是否蓄意谋害。判了她无期徒刑。”

“那么罪犯是个妇人吗？”他说。

“当然是个妇人。莉莫赞姑娘；那么，您和我谈的是一件什么案子？”

“没有什么。但是既然结束了，大厅里怎样还是亮的呢？”

“这是为了另外一件案子，开审已经快2个钟头了”，“另

外一件什么案子？”

“呵！这一件也简单明了。是一个无赖，一个累犯，一个苦役犯，又犯了盗窃案。我已记不大清楚他的名字了。他那面孔，真像土匪。仅仅那副面孔我就想把他送进监狱了。”

“先生，”他问道，“有办法到大厅里去吗？”

“我想实在没有法子了。听众非常拥挤。现在正是休息。有些人出来了，等到继续开审时，您可以去试一试。”

“从什么地方进去？”

“从这扇大门。”

律师离开了他。他一时烦乱到了极点，万千思绪，几乎一齐涌上心头。这个不相干的人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造成一阵冷一阵热的感受。当他见到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吐了一口气。但是他不明白，他感受到的是满足还是悲哀。

他走近几处人群，听他们谈话。由于这一时期案件非常多，庭长便在这一天里排了两件简短的案子。起初是那件杀害婴孩案，现在则正在审讯这个苦役犯，这个累犯，这“回头马”。这个人偷了些苹果，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他曾在土伦坐过牢，这件事被证实了。这便使他的案情严重了。此外，对他本人的讯问和证人们的陈述都已完毕，但律师还没有进行辩护，检察官也还没有提起公诉。这些事总得到后半夜才能完结。这个人很可能被判刑，检察官很厉害。他控告的人，从无“幸免”，他还是个喜欢吟两句诗的才子。

有个执达吏站在进入刑庭的门旁。他问那执达吏：

“先生，快开门了吗？”

“不会开门了”，执达吏说。

“怎么！继续开审时不开门吗？现在不是休息吗？”

“现在已继续开审了一些时候了”，“执达吏回答，“但是门不会开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坐满了。”

“怎么！一个位子也没有了吗？”

“一个也没有了。门已经关上。不再让人进去了。”

执达吏停了一会又说：

“在庭长先生的背后还有两三个位子，但是庭长先生只允许公家的官员进去坐。”

执达吏说了这句话，便把背转了过去。

他低着头退回去。穿过前厅，慢慢走下楼梯，好像每一步都在迟疑。也许他在独自思量吧。前一天夜里在他心里发动的那场激烈斗争还没有结束，还随时要起一些新变化。他走到楼梯转角，靠着栏杆，叉起两臂。忽然，他从衣襟中取出皮夹，抽出一支铅笔，撕了一张纸，在回光灯的微光下急忙写了这样一行字：“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他又迈大步跨上楼梯，挤过人堆，直向那执达吏走去，把那张纸交给他，慎重地向他说：“请把这送给庭长先生。”

执达吏接进那张纸，瞟了一眼，便遵命照办了。

八

滨海蒙特勒伊市长一向很有声望，那是连他自己也不曾料到的，7年来，他的名声早已传遍了下布洛涅，后来更超越了这小小的地区，传到邻近的两三个省去。他除了在城内振兴了烧料细工工业外，在滨海蒙特勒伊县的181个镇中，没有一镇不曾受过他的照顾。在必要时，他还能帮助和发展其他县的工业。他以他的信用贷款和基金支援过困难中的布洛涅的珍珠罗厂、弗雷旺的铁机麻纱厂和匍白的水力织布厂。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到马德兰先生这个名字，大家总是肃然起敬的。阿拉斯和杜埃都羡慕滨海蒙特勒伊有这样一位市长，说这是个幸运的小城。

这次在阿拉斯任刑庭主席的是杜埃的御前参赞，他和旁人一样，也知道这个人人都尊敬的名字。执达吏轻轻开了从会议室通到公堂的门，在庭长的围椅后面弯着腰，递上我们刚才念过的那张纸说“这位先生要求旁听”，庭长肃然动容，拿起一支笔，在那张纸的下端写了几个字，交给执达吏，向他说：

“请进。”

我们讲着他的历史的这个伤心人立在大厅门旁，他站着的地方和态度，一直和那执达吏先前离开他时一样。他在梦魂萦绕中听到一个人向他说：“先生肯赏光让我带路吗？”这正是刚才背对着他的那个执达吏，现在向他鞠躬时腰都快直达地面了，执达吏又同时把那张纸递给他。他把它展开，当时他恰好站在灯旁，他读道：

“刑庭庭长谨向马德兰先生致敬。”

他揉着这张纸，仿佛这几个字给了他一种苦涩的余味。他跟着执达吏走去。

几分钟后，他走进一间会议室，独自站在里面，四壁装饰辉煌，气象森严，一张绿呢台子上燃着两支蜡烛。执达吏在最后离开他时所说的那些话还一直留在他的耳边：“先生，您现在是在会议室里，您只须转动这门上的铜钮，您就到了公堂里，座位在庭长先生的围椅后面。这些话和他刚才穿过的那些狭窄回廊以及黑暗扶梯所留下的回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混在一起了。

执达吏把他独自留下。紧急关头到了。他想集中精神想想，但是做不到。尤其是在我们急于想把思想里的线索和令人痛心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时，它们偏会在我们的脑子里断裂。他恰巧到了这些审判官平时商议和下判决书的地方。他静静地呆望着这间寂静而吓人的屋子，想到许多生命是在这

里断送的，他自己的名字不久也将从这里轰传开去，他这会儿也要在这里经过一个紧要关头，他望望墙壁，又望望自己，感到惊奇，居然会有这间屋子，又会有他这个人。

他已超过 24 个钟头没有吃东西了，车子的颠簸已使他疲惫不堪，不过他并不觉得，好像他什么事都已感觉不到。

他走近挂在墙上的一个黑镜框，镜框的玻璃后面有一封陈旧的信，是巴黎市长兼部长让·尼古拉·帕希亲笔写的，信上的日期是共和 2 年 6 月 9 日，这日期一定是写错了的，在这封信里，帕希把他们拘禁的部长和议员的名单通告了这一镇。假使有人能在这时看见并注意马德兰，一定会认为马德兰对这封信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它，并且念了两三遍。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觉得他是在念这封信。他当时想到的却是芳汀和珂赛特。

他一面沉思一面转过身子，他的视线触到了门上的铜钮，门那边便是刑庭了。他起先几乎忘记了有这扇门。他的目光，起初平静地落到门上，随后便盯住那铜钮，他感到惊愕，静静地望着，渐渐地心里起了恐怖。一滴滴汗珠从他头发里流出来，直流到鬓边。

有那么一会儿。他用一种严肃而又含有顽抗意味的神情作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姿势，那姿势意思就是说（并且说得那样正确）：“见鬼！难道谁逼着我不成？”他随即一下转过身去，看见他先前进来的那扇门正在他面前，他走去开了门，一步就跨

出去了。他已不在屋子里了，他到了外面的一道回廊里；这是一道狭长的回廊，有许多台阶，几个小窗口，弯弯曲曲，一路上点着几盏类似病房里通宵点着的回光灯，这正是他来时经过的那条回廊。他吐了一口气，又仔细听了一阵，他背后没有动静，他前面也没有动静，他开始溜走，像有人在背后追他似的。

他溜过了长廊的几处拐角，又停下来听。在他四周。

仍和刚才那样寂静，那样昏暗。他呼吸急促，站立不稳。连忙靠在墙上。石块是冰冷的。他额上的汗也像冰似的，他把身子站直，一面却打着寒颤。

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站在黑暗中，感到冷得厉害，也许还因别的事而浑身战栗，他又思考起来。

他已想了一整夜，他已想了一整天，他仅听见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唉！”

这样过了一刻钟。结果，他低下头，悲伤地叹着气，垂着两只手，又走回来。他慢慢地走着。好像背着很重的东西。好像是有人在他潜逃的时候追上了他。硬把他拖回来一样。

他又走进了那间会议室。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便是门钮。门钮的形状浑圆，铜质光滑，在他眼前闪闪发光，好像一颗吓人的星星，他望着它，如同羔羊见了猛虎的眼睛。他的眼睛无法离开它。

他一步一停，向着门走去。

假使他这时听一下，他会听见隔壁厅里的声音，像一种嘈

杂的低语声。但是他没有听，也听不见。

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到了门边。他紧张万分地握住那门钮，门开了。

他已到了公堂里面。

九

他向前一步，反手机械地把门拉上。站在那里估量他目前的情况。

这是一间圆厅，灯光惨暗，容积颇大，时而喧闹四起，时而寂静无声，一整套处理刑事案件的机器，正带着庸俗、愁惨的隆重气派，在群众中间活动。

他所在的大厅的这一端，一些神情疏懒、穿着破袍的陪审官正啃着手指甲或闭着眼皮；另一端，是一些衣服破旧的群众，一些姿态各异的律师，一些面容诚实而凶狠的士兵；充满污渍的旧板壁，肮脏的天花板，几张辅着哗叽的桌子，这哗叽，与其说是绿的，还不如说是黄的；几扇门上都有黑色的手印。几张咖啡馆常用的那种发光少冒烟多的植物油灯挂在壁板上的钉子上，桌上的铜烛台里插了几支蜡烛，这里是阴暗、丑陋、

沉闷的；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种威仪严肃的印象，因为就在这里，大家感受到那种人间的威力和上苍的威力，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和正义。

在这群人里，谁也不曾注意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在庭长左方、沿墙靠着一扇小门的那条木凳上，那条凳被几支蜡烛照着，在两个法警间坐着一个人。这，便是那个人了。

马德兰并不曾寻找他，却又一下就看见了他。他的眼睛没有目的却又自然而然地望到了那里，仿佛他事先早知道了那人就坐在那里。

他以为是看见了自己，不过较那人老一些，面貌当然不是绝对相似，但是神情和外表却完全一模一样，头乱竖着的头发，一双横蛮惶惑的眸子，一件布衫，正像他进迪涅城那天的模样，满面仇恨，好像要把他用十九年时间在牢内铺路石上攒起来的怨毒全闷在心中一样。

他打了个寒噤，向自己说：

“我的上帝！难道我又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这人看去至少有 60 岁光景。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粗鲁、执拗和惊惶的样子。

门一响，大家都挤着，为他让出一条路，庭长把头转过去，望见刚进来的人正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行了个礼。检察官从前因公到滨海蒙特勒伊去过多次，早已认识

马德兰先生，也同样向他行了个礼。他呢，不大注意，他头昏目眩，只是呆呆地望着。

几个审判官，一个记录员，一些法警，一群幸灾乐祸看热闹的面孔，所有这些，他在27年前都曾见过一次。这些魔鬼，现在他又遇见它们了，他们确实确实存在着。这已不是他回忆中的景象，不是他思想上的幻影，而是一些真正的法警，真正的审判官，真正的听众，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他见到往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及实际事物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又在他的四周再次出现，再次活动。

这一切东西都在他面前张牙舞爪。

他心胆俱裂，闭上了眼睛，从他心灵的最深处喊道：“决不！”

命运无情地作弄人，使他又恐惧又烦乱，并且坐在那里的这个人，又恰好是他自己的化身！那个受审判的人，大家把他叫做冉阿让！

他的影子在他眼前扮演着他生命中最可怕的一页，这种情景，真是闻所未闻。

一切都在这里出现了。同样的布置，同样的灯光，审判官、法警和观众的面目也大致相同。不过在庭长的上方，有一个耶稣受难像，这是在他从前受判决的时代公堂上没有的东西。足见他当年受审判时上帝并不在场。

他背后有一张椅子，他颓然落坐，如坐针毡，惟恐别人看